



悦读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07-09

齐鲁晚报

2020年3月22日 星期日

卓然于心 悅享娱乐

□□
编辑:
孔昕 红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刘雨涵

从小爱讲笑话 意外结缘脱口秀

思文在脱口秀演讲中将老公程璐称呼为“一米六四的山东大汉”，程璐也曾在采访和表演中将“山东大汉”作为一个梗反复提及。“我跟别人介绍我是山东人的时候，别人都不太相信。”近来因为疫情宅在家里，程璐会跟滨州老家的朋友们通过视频组“云酒局”，“每次过年回老家都要进行一些集中的酒量训练。”

如今的情形不免让人联想到2003年的非典时期，而那次的非典，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程璐的命运。生于1985年，恰逢2003年高考，原本学习优异的程璐受到影响，高考发挥失常，最后他只考上一所湖南的普通大学，选择了英语专业。

毕业两年之内，程璐换了7份工作，从事着和英语相关的外贸和翻译工作。后来程璐做起了翻译的自由职业，业务的冷清却让他和脱口秀意外结缘。在富足的业余时间里，程璐参加了深圳的一个脱口秀俱乐部，并与自己未来的太太思文在此结识。那时思文觉得那些表演嘉宾都不好笑，反倒是作为串场主持的程璐最好笑。

爱讲笑话是程璐从小就有的趣味。“以前上自习的时候我经常跟同桌讲笑话，逗得他忍不住大笑，结果被老师抓住。”这一点思文和他有点像，“她以前就属于学校里的故事大王，下课的时候大家都会围着听她讲各种故事。”程璐还曾在小学六一儿童节的表演中登上台说过相声，“我去听姜昆他们当年的相声磁带，把他们的文本扒下来跟着学。”

与李诞、建国他们一样，程璐也是《今晚80后脱口秀》这个节目的幕后写手。一开始程璐只是在外围参与，当2015年李诞等人组建了笑果文化公司，程璐就在他们招兵买马的过程中正式入伙，从“深漂”变成了“沪漂”。“如果公司几个老板没人懂内容那就很吓人，你作为创作者在这里就会很难受。李诞作为合伙人，就相当于有专业的人在做这件事情，而且大家对彼此的品位都是非常认可的。”

《吐槽大会》建立信任感 “洗白”是结果而非目的

起初程璐玩脱口秀时，被思文视为“不务正业”“玩物丧志”。不了解程璐的人看他每天优哉游哉的样子，还以为他是个“富二代”。而程璐的淡定源于他对脱口秀一直持有十足的信心。“这个东西挺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，它就是讲身边的事情，比较接地气，表达也更直接、更年轻化，笑点更密集，中国观众很需要这样的喜剧方式。”

2017年《吐槽大会》上线，它将脱口秀和网络上方兴未艾的“吐槽文化”无缝对接，引爆了观众的嗨点。程璐说，《吐槽大会》做到第3季才顺畅起来，前期的困难很大部分来自嘉宾的不理解。“当时你也没有样板给他们看，很多嘉宾会觉得你是不是要‘害’我，会有很多戒备

作为《吐槽大会》和《脱口秀大会》的首席编剧，程璐走红的方式有些奇特。程璐的太太思文曾经在《脱口秀大会》的表演中将他称为“睡在上铺的兄弟”，这段视频达到了刷屏的量级，于是“思文老公”这个标签就被贴在了程璐的脑门上。程璐如今在一系列的综艺节目中露脸，从幕后走到了台前，逐渐褪去了“思文老公”的标签，与思文一起成为“脱口秀最火CP”。

近日，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专访了程璐，他说自己的工作就是“生产快乐”。脱口秀除了快乐还能带来什么？程璐说，“快乐快乐”就是意义。“如果能够开心，这对你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奖励了。”

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专访程璐

脱口秀的目标 就是生产快乐

心。现在已经做得比较成熟了，嘉宾们也都知道没有那么大的危险，还能增加他的个人魅力。大的信任感已经有了，具体的争执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。”

今年《吐槽大会》办到了第四季，关于《吐槽大会》成了“洗白大会”的吐槽声音也愈演愈烈。在程璐看来，他觉得“洗白”不是一个目的，而是一个结果。“这个节目就是要用幽默的方式展现你对于过去事情的豁达态度，最后观众能够更喜欢你或者是原谅你，肯定有一定效果。”程璐说，一些明星甚至主动找来想上《吐槽大会》，他们也拒绝了很多。“洗白不是这个节目的目的，能上节目纯属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人挺有魅力，能造成很多喜剧效果。”但程璐也深知一档老牌节目的困境，“如果没有大的改变，今年应该暂时不做《吐槽大会》了，观众看累了，我们也做累了，而且明星资源也快耗没了，感觉娱乐圈的人都快上一个遍了。”

娱乐圈，程璐从来没有想过他会介入这个领域。近距离观察这个既暴露又神秘的行业，程璐觉得娱乐圈的“人生浓稠度”会比一般职业高很多，“你会在一年之内做其他行业好几年才会接触到的事情。”但它同时有太多的大起大落、大喜大悲。“如果把娱乐圈比作一个公司的话，你可能从一个实习生一下子变成了高管或者老板，也可能一直待在原来的位置上，还可能会一夜摔倒。这会让人的心态急剧变化，很容易失衡或者受不了。”

用“痛苦”拯救不开心 乐天派来自安全感

最近笑果文化推出了一档“云直播”节目《诞愿人长久》，提出了“拯救不开心”的口号，而这也正是脱口秀的宗旨。可是，脱口秀的创

作过程却是充满了痛苦，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封闭式创作，程璐看上去像是老了十岁。用“痛苦”来“拯救不开心”，这听上去是一个悖论，在程璐这里却有着独特的解释。“我们的任务就是生产快乐，但是生产的过程就不一定那么快乐了。就像巧克力可以让人快乐，但是到工厂里去做巧克力不一定多快乐。”

程璐比较认可李诞对于脱口秀创作者的一个定位——在战略上把自己当艺术家，在战术上把自己当成工人。“我们应该要像职业喜剧人一样，不断地去创作，去输出产品，我们这个产品的KPI就是要给大家带来快乐。”

好在程璐说他在创作过程中已经算是比较“没心没肺”的了，好友兼老板李诞评价他说，“程璐是全中国幸福度最高的脱口秀演员”。他将自己乐天派的性格归结为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。“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，所以爸妈就不怎么约束我，让我获得了很多的自由和豁免权。我可以去玩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发展自己的爱好，打篮球、下棋都玩得挺好，各种游戏机也都打得很棒。”程璐希望自己如果将来有小孩的话，会教育他一定要有个好成绩，这样才能有更多的自主权。“倒不是说要出人头地什么的，成绩好的话你可以决定你自己的爱好和娱乐，这可能比考上名校能给你带来更大的意义。”

程璐觉得人在成年之后的很多痛苦都是来自于没有安全感，而安全感这件事情往往是在小时候建立的。“因为家人不限制我玩这些东西，所以我的内心就比较富足，觉得有安全感，自我价值感比较强。如果小时候要随时看父母的脸色的话，长大后可能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，觉得自己不值得或者不配。”

成长于一个和谐的原生家庭，程璐和思文这个成军5年的新生家庭却显得有些另类。程璐说他们对婚姻制度进行了一些创新，比如他们有吵架后主动和好的轮班表。“每次都是我找你道歉，就会让对方觉得有亏欠感，这是一种很消耗感情的情绪，而感情是最终不起消耗的。”

谈起为何会决定和程璐步入婚姻，思文说因为他俩“笑点一致”。而程璐认为更深层的是他们两人内在的一致。太太思文获封“脱口秀女皇”，网友笑侃程璐是“脱口秀先帝”，在外界看起来“女强男弱”的家庭关系并不会对程璐造成困扰。“大家对于事情基本的看法、对方想要做的事情都能给予很多理解和支持。两人在一起之后要面对柴米油盐等各种生活琐事的磨合，最重要的是靠内在的认同感，心灵上的连接感来打破外在的冲突和矛盾。”

程璐说他们的婚姻关系并不像思文在脱口秀中所言的“睡在我上铺的兄弟”，而是一种互相督促、共同进步的关系。“我会在做规划等宏观层面给她一些建议，她在脱口秀的事业上比我要成功一些，大家各有所长。”共同进步，就是程璐所理解的婚姻的核心。“很多传统观念都在强调付出，但付出是一个很消耗、很累人的东西，让人容易疲倦、抱怨。我觉得进步能带来一些新的东西，一直在进步比一直在付出更重要。彼此帮助对方进步其实是相当于你们有了新的空间，大家的关系才会更和谐。”

扫码
看视频